蜀山劍俠傳/18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八五回　月夜挾飛仙 萬里驚波明遠鏡　山雷攻異魅 千峯迴雪蕩妖氛

下一回▶

芬陀大師查知就裏，乘老猿行法未久，祇憑邪術虛相攝引，不知仇人所在以前，先用佛法破解。又傳了林寒金剛、天龍兩般坐禪之法，以防下次，並命將所得寶物貼胸藏好，謹防萬一失盜。那寶物乃是一塊古玉符，上刊雲龍風虎、水火天雷及諸靈符，爲禪師前三世身在玄門時所煉的一件奇寶，本可用來防身。無如老猿遭劫之後，精魂未固，倉猝之中又尋不到好廬舍，巧遇禪師路過，哀哭求情，知異類煉神最怕魔擾，便將此寶借他防魔。老猿拿去，苦煉多年，竟將精魂煉得比轉劫借體還強十倍，又妙在能以玄功變化，隨心所欲，道行大進。此寶已深知奧妙，禁他不得。林寒在庵中住了月餘，學會禪功，方始回去。

楊瑾此時並未在庵，祇是以前隨大師往上方山去，見過幾次。曾聽大師說過，他有相求自己之處。知他無事不來，又在庵前守候，延頸企盼神情，說不定便是等待自己回庵，有甚急事。忙即招呼雲鳳，攜了四小，一同降下。原來林寒仍是爲了猿精之事，來此求助。芬陀大師正在打坐，祇說：「楊瑾可以爲謀，現時同了淩雲鳳，在白陽山斬罷三尸，業經起身在途中了。」說完，便即閉目入定。林寒不敢在旁讀擾，所求之事又極緊急，忍不住跑出庵來眺望。

正等得有些心焦，見面甚是欣喜。楊瑾引見雲鳳、四小，施禮入庵，先去芬陀大師面前，

率領雲鳳、四小一同跪拜，將軒陵二寶昊天鑑、九疑鼎，以及鼎內取出的一丸混沌元胎，連同妖墓所得三支後弄射陽神弩、四十九粒鐵豆、一個大葫蘆等，一併獻至座前，恭恭敬敬，稟告一切經過。大師微啓二目，含笑點首，向林寒看了一眼，示意退出，又復閉目入定。楊瑾覺着師父今日打坐神情與往日不類，定有甚事，神遊在外，不然不會如此。得寶俱已獻出，祇神鳩猛烈通靈，不敢大意，正想仍用朱環將它押往殿外，交給雲鳳看守。那神鳩被敵人擒制，本來不服，早就蓄勢待發；加以回醒時久，體力逐漸康復，更是躍躍欲動。來時楊、淩二女因聞二老之言，知它難制，連所攜寶物，全都行法隱去，以防它睹物思人，激怒相拼，不受羈制。又受二老重託，意在生降，不便傷它，一路之上，甚是小心戒備。及至進庵參拜，獻出諸寶，神鳩見是舊主之物，忽落敵手，果然火發性起。等楊瑾要將它押往外殿，更忍不住，立時怪眼圓睜，精光四射，一抖雙翼，掙扎欲起。仗有朱環神光，圈住全身，雖掙不脫，那般威猛兇惡倔強之狀，看去卻也驚人。楊瑾低喝一聲：「孽畜，還敢如此大膽！」隨手取出法華金輪，方欲迫使就範，芬陀大師手上一串牟尼珠，忽然脫腕飛起，化成十丈長一道彩虹，穿着一百零八團金光，其大如碗，將神鳩繞住。金光到處，朱環倏地飛回。再看神鳩，口內含着一團金光，周身上下也被金光彩虹圍繞數匝，目定神呆，形態頓時萎縮。知被師父佛力制住，無用操心。又見林寒肅立在側，狀甚憂惶，忙連雲鳳、四小一齊偕出，同往自己修道禪房以內，問林寒可有甚麼急事。林寒匆匆說了來意。

原來那老猿精自從當年遭劫，向獨指禪師借得古玉符回洞，苦心潛修，居然煉到神凝形固，無須轉劫再尋廬舍。這一來，深知玉符功用，愛之如命。無奈與禪師約定歸還年限，不敢失信。上次去往上方山還符，並非出於本願。原意此符乃玄門異寶，佛家拿去無甚用處，禪師法力高深，更不需此，不過前去打個交代，表明它不失信，再向禪師苦求賜予。誰知一到鏡波寺門，早有人在彼相候。恰巧他因還符之前，取捨不定，去遲了一天，以爲禪師見怪，驟出不意，沒有深思，竟自將符還與林寒。本就不捨，忽又看出林寒不是佛門弟子裝束，覺有破綻，頓起驚疑之念，當時便要飛入殿內，假裝叩謝，一查就裏。先料林寒也是個來向禪師借符之人，並沒想到禪師業已坐化飛昇。及被大殿上三寶神光嚇退，回山以後，暗忖：「初見禪師借符之時，尚蒙憐憫，嗣後一意苦修，力求善果，以禪師的智慧遠照，不會不知，見面至少也得嘉勉一番。縱然去遲了一日，怎就命一外人守候索取？不容自己入寺拜謁，也就罷了，何以還要小題大做，無緣無故，放出佛門煉魔降妖的三寶禪光，好似深防自己強要入內一般？」越想越疑，決意再往寺內，借口昨晚未得參謁謝恩，仍想伺機索賜古玉符，就便觀察那日天龍禪唱，是否爲己而發。

第二日林寒走沒多時，他便二次趕到，空中飛行，遠遠望見寺門口又站定一個中年和尚，

意似有待，卻非昨日收寶之人。等猿精一降落，便一橫禪杖，將寺門攔住，喝道：「此乃清靜禪門，何方精靈，竟敢擅行闖入！即速退去，免遭誅戮！」猿精不知他是無名老禪師弟子鐵面天僧溫浮子，先還當是獨指禪師門下，不敢忤犯。及至忍着忿怒，躬身說了來意，溫浮子笑道：「可笑你這老猿精，枉自修煉多年，還轉了一劫，卻這等茫昧。獨指禪師已於前晚功德圓滿，飛昇極樂，竟會一點不知曉，還向我佛門擾鬧。饒你無知，速速去吧。」猿精聞言，明白昨晚上當。料這和尚也不好惹，怒問：「禪師既然飛昇，昨晚爲何蒙詐去我的寶物？」溫浮子笑道：「蠢畜蠢畜，你自身尚無歸着，有甚寶物是你的？寶物如應爲你有，昨晚爲何親手遞與他人？你自還債，他自取償，他有他的來歷，你有你的因果。甚麼叫做寶物？要它何用？又與我和尚何干？放着大路不走，卻向我糾纏不清。再如逗留，難逃公道。」老猿雖是得道精魂，災劫未滿，火在心頭，哪識溫浮子奉了師命，向他點化，立時性發暴怒，非向和尚索要昨日誆去他玉符的人不可，末後竟將所煉桃木飛劍放出兩道青光，想要傷人。喫溫浮子一禪杖撩上去，將兩道劍光雙雙打折。猿精大驚，纔知和尚厲害，不可明敵，立縱遁光逃去。溫浮子一笑回寺，也未追趕。

猿精猜定寺中和尚與禪師必有瓜葛，既想奪還玉符，又氣忿不過，連打探了兩日寺中和尚的法號來歷。偏生獨指禪師與無名禪師本是同門師兄弟，時常閉關參修禪門上乘妙果，久已韜光隱迹，不爲世知。無名禪師師徒七人，更是禪關一坐，便歷數十年之久。獨指禪師雖有林寒時常下山積修外功，但是從不許提起是他記名弟子，林寒又未受戒剃髮。本來絕少人知道這兩位有道高僧來歷，與猿精交往的，十九爲左道旁門，以及後進之士，哪裏能打聽得出，始終莫測高深，難操勝算。思量無計，祇得把平生所煉法寶，連同餘剩的四十七口桃木劍，一同帶在身旁，三次趕往上方山，滿想以多爲勝。妙在剛一飛到，又換了一個和尚在彼相候，一交手依舊大敗而歸，連寺門都未得走近一步。似這樣想盡方法，連去六次，每次必換一個敵人，把無名禪師門下天塵、西來、溫浮、未還、無明、度厄等六弟子一一會遍，連喪了好些法寶。四十九口桃木飛劍，先後折卻了二十八口，枉自仇深似海，無可如何。最後拼冒奇險，以爲每次敗逃，多用玄功變化脫身，至多再敗上兩回，能僥倖報仇更好；否則也探看寺內到底有多少強敵，叫甚法號，何以個個都無人知道來歷，而又那般厲害。於是易明爲暗，不去山門外叫陣對敵，徑仗玄功變化，偷偷前往。

這一回居然被他潛入寺內。他見仇敵都在殿上打坐，當中祇多着一個老和尚，看神氣事前毫無準備，山門外也無人相候。猿精也是久經大敵，雖稍幸今番計善，卻又因中坐老僧生了疑慮，心想：「那六個已然無一能敵，何況是他們的師父；況且每來俱似前知，

早有一人等候門外，難道今番暗來，便不知曉？」恐怕上當，不禁又膽怯躊躇起來。伏身殿角，待了好一會兒，兀自欲前又卻，不敢下手。正觀望間，忽見中坐老僧微啓二目，向他微笑。情知不妙，忙縱遁光欲逃，哪裏能夠。耳聽禪師喝道：「禪門淨地，豈容妖物鬼混？衆弟子還不與我拿來！」語聲甫住，眼前金光一亮，禪師上座弟子天塵，已持禪杖在前，現身擋住去路。猿精以前曾與他交過手，知他法力高強，手中降魔禪杖神妙無窮，有好幾件法寶，俱斷送在他手內。驚弓之鳥，怎敢抵敵，慌不迭一縱遁光，往斜刺裏逃去。又遇漚浮、無明二弟子，雙雙迎頭截住。知道事機危迫，祇得拼着捱上兩禪杖，仍用玄功變化，化成一溜火光，待要破空直上，倏地眼前奇亮，十畝方圓一片霞光，金芒炫彩，耀眼生花。倉猝間，也看不出是甚寶物，祇覺疾如閃電，當頭壓將下來，休說逃遁，連緩氣的工夫都沒有。身上激靈靈的一個寒戰打過，立時失了知覺。等醒轉過來睜眼一看，仇敵師徒七人，仍在打坐入定未動，殿上佛火青熒，光焰停勻，自己仍然伏身原處。清風拂體，星月在天，殿內外俱是靜悄悄的，不聞聲息，與初來時情景一般。恍如做了一場噩夢，絕非曾經爭殺之狀。暗忖：「適纔明明聽見老和尚看破行藏，喝令衆弟子將自己圍困，如今既未受傷，又未被擒，仍在殿角上潛伏窺視，難道是怯敵心虛，因疑生幻，自己搗鬼不成？」又覺無有是理。細察仇敵神態，直似入定已久，毫無覺察。雖然十分驚訝，但因復仇心盛，到底是真是幻，也無暇深思，反以爲仇敵真個沒有窺着自己。意欲乘其無備，運用玄功變化，猛衝入殿，下手暗算，取禪師師徒性命。

主意打好，剛待向殿中飛去，猛覺全身俱受了禁制，一任費盡心力，絲毫轉動不得。這纔知道身落敵手，適纔業被縛制，是真事，不是夢幻，危機重大，說不定多年苦功煉成的劫後精魂，半仙之體，就要毀於一旦。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，由急生悔，由悔生痛，越想越傷心，忍不住撲簌簌流下淚來。生死存滅關頭，不由把平日剛暴嫉恨之性消磨殆盡，立時軟了下來，口吐哀聲，哭喊：「禪師羅漢，可憐小畜兩劫苦修，煞非容易。自問平日尚無大過，從不輕易傷人。獨指禪師曾垂憐憫，還借過仙符，相助小畜成道。祇是爲一念之差，貪嗔致禍，自知不合屢來冒犯，如今悔已無及。禪師既代獨指禪師接掌此寺，必是同門同道。千乞念在獨指禪師成全小畜一番恩德，看他老人家的面上，大發慈悲，饒恕小畜一命。從今往後，定當匿迹荒山，自修正果，決不敢再向佛門窺伺。」他這裏祇管不住地哭訴泣求，說了一遍，又是一遍。禪師師徒依舊端坐蒲團之上，閉目入定，神儀內瑩，寶相外宣，越覺莊嚴靜寂，仍似毫無覺察。

本來猿精劫後殘魂，好容易經過多少年的苦修，受了若干磨折，重新煉到形神俱全地步，就此毀滅，永墮六畜輪迴，自然不捨。這時休說復仇之念業已冰消，便是打落他一半道行，祇要不使他形神消滅，俱所心甘。況又見被困之後，仇敵始終未下辣手，頗似意在

儆戒，不至於要他的命，又覺生機未盡。一存僥倖希冀之念，不禁暗自有些喜幸。繼見禪師一任自己苦求，久久不理，回憶適纔被擒時口氣，頗似決絕，坐功一完，便要來下毒手，又不禁害怕傷心，哀哀痛哭起來。隔了一會兒，再一想：「佛門廣大，素稱慈悲，普度衆生，勝於度人。自己雖然不該妄起貪嗔，但他卻先打了誑語，兩下都有不是。何況自己平日頗能自愛，與別的精怪專喜害人的迥不相同，爲人誤傷，已甚屈枉。獨指禪師尚因死非其罪，慈悲垂憐，惜寶相助。不過法力稍弱，被他制住，釁自彼開，曲不在我。業已服低知悔，認罪悔過，這和尚怎地如此心狠？哀求他一夜，竟是不聞不問。」又覺死活無關緊要，祇是惡氣難消，不禁性發難遏，暴怒起來。剛想豁出轉劫，痛罵仇敵一場，且快暫時心意，省得不死不活，五內懸懸難受。「禿驢」、「賊和尚」等字樣還未出口，又一想到前次遭劫，爲飛劍所斬，遊魂飄蕩，浮沉草露之間，無所歸宿，以及荒山潛修，種種苦難；這次又是精魂修煉成形，並非肉體，不特珍貴得多，被害以後，知非二次修煉不可；這幾個和尚法力又甚厲害，設有不幸，墮入輪迴，不得超生，豈非大錯？想到危險處，驚魂都顫，哪裏還敢口出不遜，自速其禍。思來想去，比較還是苦苦哀求，或有幾許求生之望。似這般時憂時喜，時怒時懼，哀樂七情，同時並集在心頭上，似十五個吊桶，七上八下。終於走了認罪服輸，以求免死的一條道上。好話說了千千萬，真是無限悲鳴，不盡傷心，接連七日七夜，不曾停過。好容易哭求到了末一天的子夜，纔見禪師微啓二目，笑指他說道：「你這孽畜，還不去麼？」猿精祇當取笑，自然重訴前言，哭求寬免。言還未了，禪師倏地喝道：「想來便來，想去便去，你自忘歸，有誰留你？」說完這四句話，眼又閉上。猿精聞言，猛地喫了一驚。方又要哭訴受制已歷七日，千乞老禪師恩釋，忽覺身已能動，忙試一縱遁光，果然無罣無礙，自在飛起。萬想不到仇敵毫未加以傷害，放時這般容易。魚兒脫網，絕處逢生，慌不迭地逃回山去，再不敢去向上方山生事了。

過有三年，猿精出外採藥，遇到兩個近年新結交的忘形之友：一是崆峒派小一輩中有名人物小髯客向善；一個便是崑崙門中名宿巫山風箱峽獅子洞游龍子韋少少。因猿精自知異類成道，喜與高人親近，訂交之始，曾助向、韋二人採覓到不少靈藥。向、韋二人雖知他是個異類，不特道行甚深，仙根甚厚，精於玄功變化，法力修爲，都不在自己以下，並且立身正而不邪，異日必成正果，對人又復殷勤恭敬。因此不惜折節下交，訂爲忘形之友，常共往還。這日無心中在縉雲山中路遇，自是欣然。由研討各人劍法起始，後來說高了興，便各將自己飛劍放起來，互相比鬥了一陣，又暢談了片時，向、韋二人纔向猿精訂定了後約別去。誰知這一比劍爲戲，幾乎給猿精又惹殺身之禍。彼時正值許飛娘從空中路過，先並不知是誰，因看出不是峨眉一派，生心網羅，遠遠落下遁光，隱了身形，往前窺探。一見有游龍子韋少少在內，知他爲人正直，上次慈雲寺已非本願，見面

準鬧個無趣，心中涼了半截，本想走去。繼見韋少少等收劍同談，悄悄在旁一偷聽，正聽到猿精對向、韋二人談起前事。韋少少見聞雖廣，也祇知獨指禪師生平大概，因無名禪師自來韜光，仍然不知底細。向善行世未久，更無庸說了。猿精便託向、韋二人，代爲訪問各正派中高明之士，到底鏡波寺七個新來的和尚是甚麼來歷，上次喫的虧值與不值。自知不敵，原無復仇之想，偏被許飛娘聽了去。她也不知那師徒七人是誰，祇覺有機可乘。當時因聽猿精口氣，輕易難受自己被愚弄，並沒露面，祇在暗中尾隨，到了他的洞前，便自走去。先找到五鬼天王尚和陽，問出前半根由，並知林寒日後也要歸峨眉門下。又在各異派中連訪帶問，請教高人推算，居然被她弄了個一清二楚。祇不知林寒得了玉符，遊往何處。自己名聲太大，怕猿精不肯合流，特意找了海南島山寨中一個專煉旁門道法的散仙，前往福建大姥山摩霄峰絕頂猿精修道的洞前，假作遊山採藥，去向猿精結納，乘間告知底細，慫恿他去尋林寒報仇。

那散仙名叫雲翼，原是黎人，隱居海南島五指山黎母嶺多年，先本在山寨中閉戶潛修，絕少與聞外事。許飛娘因聽人說起他得過黎母真傳，精通許多異術，能咒水不流，咒火不燃，咒人隨意生死，慕名相訪。彼此談投了機，許飛娘便向他求教，學會驅遣六丁、假形禁制之術；並送他一口寶劍，傳了煉劍之法。雲翼因自己出身黎教，與別的玄門宗法不同，深以不會飛劍爲憾，得劍大喜。由此兩人成了莫逆。這日受了飛娘之託，趕到峰頂，正值猿精他出，洞門緊閉。那大姥山在閩江北面，福鼎縣南，與洞宮山對峙，羣峰林立，孤兀挺出，與南嶺諸山不相連屬。猿精所居的摩霄峰，乃是山的絕頂，三面皆海，極擅洞壑之奇。去時又當九秋天氣，據峰憑臨，下面是千山萬壑，齊湊眼底。到處丹楓黃橘，映紫流金，經霜欲染。上面是高雯雲淨，中天一碧，日邊紅霞，散爲紈綺。再往遠看出去，又是海闊天空，波瀾浩瀚，濤聲盈耳，一望無涯。真個是秋光明麗，冷豔絕倫，氣象萬千，應接不暇。雲翼賞玩了一陣，見暮靄蒼然，暝色四合，以爲猿精必是遠出，不會歸來，正欲走去，忽聽遠遠一聲猿嘯，接着便見遙天空際，隱隱飛來一溜火光。情知猿精歸洞，便停了步，負手望海，故作未覺。

不一會兒，便聽破空之聲，直落峰頂，洞門忽然開放。回身一看，猿精已經進洞，祇見到一個背影，已聞洞內有猿猴呼嘯之聲。雲翼見猿精沒來答理，無法交談，又不便做不速之客，直闖進去相見，引他起疑。祇得索性裝到底，再待一會兒，看他如何。方在面海躊躇，也是合該有事。猿精一到，便看出他不是正經路數，本想閉洞不理，由他自去。偏生近年來收了兩個有根器的小猿，俱都好事，早從洞隙外望，看了個清楚。爭着和猿精說洞外那人，從午後便來，先向洞端詳了一陣，從身旁取出雞骨，像是排了一卦。末後又掐指算了算，到處東張西望。雖未入洞相犯，已在洞前逗留了好些時辰，神情甚是

鬼祟，定非好人。適見他意似要走，聞得嘯聲，又復停止等語。猿精聞言，料知來人不是因見本峰景物雄奇，想奪洞府，便是有爲而來。如若閉戶不理，不特示弱於人，他也決不就此罷手。想了想，還是先禮後兵，問明來意再說。因想試試來人深淺，輕悄悄閃出洞去，正要行法相戲，雲翼已經覺察，回過身來。猿精不及施爲，祇得向前施禮問道：「道友日午便到荒山，至今未行，可是有甚見教麼？」雲翼知他靈慧異常，笑答道：「貧道乃五指山黎人云翼，因往洞宮採藥，望見此峰高出天表，偶然隨興登臨，頗喜此峰清麗雄奇，以爲沒有主人，一時貪玩景物，未捨遽去。今見道友仙骨清異，丰采夷沖，道行必然深厚，高出貧道十倍。可能恕我愚昧，見教一二麼？」

猿精性傲，素喜奉承，來人一謙和，不由轉了好感。雖明白他前半賞景登臨，是些假話，心想：「這人雖非正派一流，倒也不甚討厭。許是無心到此，看出行藏，特地相待一談，並非有爲，也說不定。既無不利之心，與他談談何妨？」當下應允，就在峰頂磐石之上，相邀雲翼坐談。又喚洞中兩小猿，將適從戴雲山溫谷中新採回來的大龍眼和柑柚之類佳果，取將出來待客。猿精因以前遭劫，便是受妖人連累；此人今日無故至此，又從未聽說過他的姓名來歷，測不透他的心意，總覺有些可疑，並未揖客入洞。雲翼知他意在防微，略談引導、吐納之言，便給他高帽子戴，譽如真仙一流。猿精見他容止謙沖，言詞敏妙，所談黎家道法，也是別有玄妙，自成一家，漸漸由疑轉喜。

雲翼適可而止，並不久留，坐到月上中天，即告歸去。行時，因猿精煩他一試奇術，還故意露了一手。是夜雲霽風輕，清光如晝，照到廣闊無垠的海面上，波翻浪涌，閃起千千萬萬的金粼，一眼望不到邊際，奇景無邊，本就好看。雲翼卻嫌海濤起伏討厭，不如碧波無紋，澄明若鑑來得有趣。難得這好明月，意欲步行回家，徑由海面，賞玩這上下天光，踏月迴轉海南島去。猿精因聽他說過善持禁咒之術，聞言知要咒海不流，疑是賣弄幻境，假裝要送他一程；就便觀賞，一飽眼福。雲翼知旨，立時邀了猿精，由峰頂往海面上飛去。將要到達，正值風起潮生，浪如山立，勢更洶湧。雲翼口誦禁咒，將手一指，海浪立時但平不動，澄波停匀，靜止不流，萬里海洋，彌望空明，再喫秋月一照，不特天光雲影，上下同清，海中大小遊魚往來，鰭鱗畢現。人行其上，竟是又平又滑，毫不沾濡，倒影入水，毛髮可數，宛然如在一片奇大無比的晶鏡上行走一般。猿精再三運用慧眼諦視，除開離卻兩旁百里和身後來路數十丈隨行隨復原狀外，前行二三百里的海面，直似整片玻璃修成，絕非幻境。心中好生贊服，不由傾倒。雲翼想已覺出猿精慧眼，看出他不能咒遍全海，微笑說道：「旁門小術，無異班門弄斧。重勞相送，已感盛情。你我訂交恨晚，改日再造仙山求教，就此告別吧。」猿精也因到了子夜用功之時，依言訂了後約，腳步一停，身剛告辭飛起，眼看海面，雲翼身子不動，人卻似射箭一般，

在無盡晶波上，往前飛駛而去。行過之處，海水隨着飛起，波濤掀天比前愈猛，浪花起落之間，人已由大而小，由小而隱，逐漸消失。

猿精回峰隔了些日，雲翼又來相訪，纔延款入洞。由此常共往還，成了密友。雲翼先將猿精身世同遭劫煉魂，與無名和尚結仇經過，探個清楚，轉告許飛娘。飛娘本想網羅猿精，一聽他受過素因大師之害，愈發心喜，以爲可以同仇敵愾，引歸自己一黨。便叫雲翼告知劫他玉符的人，名叫林寒，乃無名和尚勾來的峨眉派門下弟子，勸他報仇，並勸他結納飛娘等異派中人，共尋素因大師和峨眉門下作對。誰知欲速不達。猿精當初求借玉符煉魂時，獨指禪師曾經力加告誡說：「念你苦修多年，遭劫可憐，借寶成全你容易。但你要知劫數前定，如不經此一劫，不會哭嘯空山，便遇不到我，永遠是一異類，連鬼仙也修爲不到。況且神尼優曇是我同道至交，素因是她得意門人，道力深厚，劍術高強，你就成了氣候，也非對手，前往尋仇，無殊送死，豈不負我初心？」猿精再三矢口立誓，決不記仇，並多修外功，以報成全之德。平日又習聞飛娘等人罪惡滔天，胸中早有成見，交友極慎，便是守着禪師誡言。這一來，方知雲翼來意不善，恍然大悟，當時暴怒，雖然未能忘情玉符，對雲翼卻絕了交，並令轉告飛娘等異派妖邪，速息妄想，自己不過想尋林寒取回已失之寶，並無害人之念，休說與峨眉門下無仇，就有也不願報。兩下里言語失和，就在摩霄峰上變友爲敵，苦鬥了七天七夜。雲翼雖然法術精奇，無奈猿精玄功變化，妙用非常，不特禁制不了他，初鬥時反因偶然疏忽，幾乎喫了猿精的大虧。後來勉強打個平手。到了末一天早上，向善和韋少少來訪，三下合力，將雲翼趕走。由此雙方成了對頭。

饒是猿精這般機警明白，仍然上了飛娘的當。他自末一次上方山挫敗歸來，見無名禪師師徒既然如此厲害，劫符的人定是同黨，也非弱者。縱然尋了去，也未必能奪取回來，徒惹麻煩。有時想起，難過一會兒，也就罷了。及至得知林寒來歷，並非和尚徒弟。雲翼說他本領尋常，不知真假，看他劫符以後匿迹銷聲，也許不是能手。況且此符原是當初獨指禪師借與自己，原主不是凡人，如索還此寶，極爲容易，直到坐化，並無相索之事。此符又不是佛門法寶，可知憐念自己能守戒向善，有心賜予。被人巧取豪奪，實不甘服。無論仙佛，都不能不講道理。無名和尚已將自己擒住，不加傷害，可知是他自己理虧之故。否則自己連犯他七次，哪有如此便宜？彼以力來，我以力往，各憑道行本領高下，來決取捨，大家一樣。況且自己理直，遇見能手，也有話說。等尋着林寒，如不可爲，索性死了這條心，省得時常惦念不忘。

貪嗔之念一起，又活了心，先和向、韋二人說起此事。向、韋二人聞他不與飛娘等同流

合污，甚是贊同。惟因他要尋林寒奪寶，覺着不妥，力勸道：「如今峨眉正在昌明之期，便是後輩中的能人也甚多，你縱理直，這事也冒決不得。不過崑崙、峨眉兩派，常有同道往還，以前慈雲寺雖有小隙，近來已經半邊老尼調解。他們門下幾輩弟子，多半知名，並沒聽說有林寒其人。他們正在廣積外功之際，爲了玉符，便匿迹不出，直似笑談。你又不知他師長名姓，本人居處，怎可妄動？飛娘等妖邪，心存叵測，莫要中她詭計。最好不再貪得。真個不捨，也把事情打點清楚，慎祕行事爲是。」飛娘原意，是爲峨眉樹敵，特意加枝添葉，假說林寒現時已是峨眉門下。不料猿精聽了向、韋二人之言，震於峨眉威聲，臨事審慎，反而遲遲不敢下手。隔了好些時，直到託人屢向峨眉派中人探聽，知無林寒在內。又苦於不知所在，纔親去林寒老家，打聽出林寒生辰八字，在摩霄峰洞內設壇行法，攝取林寒真魂禁制。原意攝到全神，逼他供出居處，自獻玉符，即行放卻，初無相害之意。誰知林寒自在雪山苦修，根基日固。猿精連祭了四十九日，好容易快將真神攝入洞內，又被逸去。同時林寒也有了覺察，慌忙趕到芬陀大師那裏求救，又學會了金剛、天龍禪功。猿精不但不能再遙攝他的心神，所使招魂邪法，反被芬陀大師所傳的法術破去。猿精見事不濟，頗有知難而退之意。

隔了多時，猿精偶遊洞庭，欲飽啖東山白沙獨核枇杷，並擬擇取佳種，用法術移歸摩霄峰下種植。行至莫釐峰下，正是五月望夜，月光照得萬頃澄波，水天一色；湖中漁火明滅，宛如殘星；山寺疏鐘，時聞妙音。襯得夜景甚是清曠。猿精在枇杷林中，邊喫邊賞玩湖中景緻，不覺到了深夜。正在起勁，忽然一眼瞥見林屋山後，霞光寶氣，上衝霄漢，知有寶物出現。因林屋內洞自來多有仙靈棲息，近來更聽向、韋二人說洞中住着異人，飛劍厲害，道法高強，料那寶物必是異人所有，不曾在意。夏日夜短，到了子末丑初，離天明較近，那寶氣仍在原處未動，越看越覺奇怪。及經再三仔細觀察，竟似由山寺側土中透出，不似洞中異人有心炫耀。先還不敢冒昧行事，一經躊躇，天已將明，寶氣也逐漸而隱，愈發斷定寶物埋藏土內無疑。暗忖：「這事奇怪，難道寶物近在咫尺，洞中人竟未覺察麼？」想要罷休，卻又不捨。天已大明，山上下居民俱已起身。湖中風帆遠近，櫓聲效乃，漁歌相屬。猿精枇杷樹尚未掘得，因恐引山民駭怪，又蹈前轍。想了想，林屋洞外表無奇，內洞金庭玉柱，深達百里，與世隔絕，相去尚遠，異人不致便遇，決計勾留一日，喬裝前往西山寶氣上昇之處看個究竟。

及至趕到西山一看，山上下居民甚多，雜以廟宇。昨晚寶氣上昇之處，在包山寺左近，遍地果園，並無異狀。把寺左右一帶踏遍，找不到絲毫痕跡，心中納悶。猛想起漢朝仙人劉根修道莫釐峰頂，後來結壇林屋，成道後身長綠毛，門下有黑白二猿獻果服役，人因呼之爲毛公。聞說毛公壇在靈祐觀旁，壇上還有毛公的鎮壇符。既是古仙人成道遺址，

必與此寶有些關聯。於是連忙尋往寺後靈祐觀旁一看，果有一座石壇，仙靈渺渺，遺址空存，石傾壇圮，漸廢爲牧童樵豎遊息納涼之所，心中感慨非常。深悔昨晚隔湖遙望，祇看出寶物在左近一帶埋藏，既未跟蹤來此，又未昇空查看準確所在，以致茫無頭緒。萬一今晚不再出現，或被別人捷足先得，豈非失之交臂？

猿精正在慨嘆，忽聽壇側石條上一個躺臥着的赤膊鄉漢，向左側大樹下剛睡起的老頭說道：「阿根伯伯，格個毛公菩薩真靈。前日我搭俚老人家燒仔一棵香，昨日到蘇州城裏去賣枇杷，叫說大清早將一進城，就碰着一個大公館裏廂，走出一個俏皮孃姨，拿我喊進花園裏面去，請出一個老太太，人交關和氣，一擔枇杷全留下，撥仔我加倍個銅鈿。還說我鄉下人做生意交關苦，叫孃姨拿出半桶黃米飯，一大碗肉，還有弗少菜蔬撥吾喫。走個辰光，叫我隔三五日再挑一擔好白沙去，還要多撥銅鈿。格位老太太真叫有良心，人好得邪氣，難怪俚有這樣大格福氣。」那老頭答道：「怪弗得耐今朝太陽實梗高，弗去做生意，還拿朵乘風涼，困晏早寫意，原來照着仔牌頭者。阿是我搭耐說個哪，毛公菩薩格塊碑，弗要看俚弗起，格麼叫靈。靈祐觀裏向格道士，阿要死快。大前日夜裏，碑倒脫仔，告訴俚扶起來，俚爲仔觀裏向嘸不啥香火，叫說話假癡假呆，陰陽怪氣。我想耐搭我擺啥卵架子，擺轉仔屁股就走，背後頭罵煞快。阿是我教耐燒仔棵香，就有實梗靈驗。今早橫豎阮啥事，天麼滿風涼，阿要再叫仔兩個人來，一道去拿格塊碑扶起來，包耐還有好運道。耐阿去哪？」那鄉漢喜道：「格麼你就喊人去，啥人弗去是衆生。」說罷，翻身爬起，順手抓起一塊墊背的大蒲扇，叉開褲襠，扇了兩下，便要走去。

猿精自來深山修煉，絕少與世人對面。洞庭東西山雖是舊遊之地，多係空中來往，避人而行，從未與土人交談。這次因尋寶物至此，聽二人說話，滿口吳音，甚是耳熟，像是以前哪裏常聽，不由佇定了足。正想不起在哪裏聽過，忽聽說起扶碑之事，猛然靈機一動，暗忖：「聞得那道鎮壇符正在碑下，仙蹟傳說，頗多異聞；寶氣又在這一帶發現。何不同他前往一觀？也許能尋出線索。」便趨近前去攔道：「二位不須喚人。此乃道家仙蹟，未便任其坍倒，待貧道偕往相助如何？」那二山民見是一個相貌清奇的白髮道人，便笑道：「耐個人倒像個老三清，弗像觀裏向格老道士，靠仔格幾頃果園，香阿弗燒。必過格塊碑交關重，我們三人恐怕扶俚弗起，還是再喊幾個人相幫好點。」猿精笑道：「無妨。二位祇領我去，用不着動手，扶碑還原，我一人已足。」二山民聽他外路口音，又是突如其來，口出大言，各看了一眼道：「格個容易？」說罷，興沖沖領了猿精便走。

越過毛公壇，走入一片果林之內，果見有一石碑，仆地臥倒。猿精見碑不在壇上豎立，問起緣由，纔知此方是舊毛公壇原址，壇並不大，祇有丈許見方，二尺來高，原是一塊

整石。觀中道士因貪壇側土地肥沃，又要附會仙蹟，在觀旁石地上重建一個大出數倍的壇，卻將原壇廢爲果林。末後因觀中香火不旺，索性連新壇也不去修理，任其坍壞。先還嫌原壇佔地，無奈是塊整石，重約萬斤，無法移動。經過積年培壅，地土日厚，嫌原壇礙眼，便漫了土，將它蓋沒。再試一種樹秧，分外繁茂易長。祇剩這塊石碑，兀立土內，如生了根一般，千方百計，鏟扒不動。漸疑有靈，保存至今。前數日一夜大雷雨後，碑忽自拔，正中道士心意，打算伺機運沉湖底，怎肯再立。那老頭年已七十，深悉經過，頗忿觀中道士所爲，祇是無力與爭，莫可如何。猿精細看那碑，其長徑丈，寬祇二尺七寸，下半截有泥土侵蝕痕跡。俯身伸手扶起碑額，輕輕往上一擡便起。一看碑上符籙，乃玄門正宗，已經奇異。碑起以後，現出一穴，霞光寶氣，隱隱自穴中透出，不由驚喜交集。此穴既現，寶物必在下面。當時不取，恐被別人知曉，就此取走。看形勢神情，寶物定然深藏地底，取決非易。又恐驚人耳目，驚動林屋內洞所居異人，引起爭奪，惹出是非。一再熟計，祇有將碑仍放回原穴，暗用禁法封固，仍等深夜來取較妥。忙將碑緩緩捧起，扶向穴中立好。行法之後，二山民見他如此神力，全都疑神疑鬼，當是毛公白日現形，嚇得跪倒地下，叩拜不止。

猿精將計就計，命二人晚間仍來壇上納涼，祇不許對人吐露隻字。道士見了如問，祇說此碑無故自立。夜來必有好處。二山民謝了又謝。猿精索性賣個神通，一溜火光隱身飛起，仍在附近山頂瞭望。日落無事，又飽啖了一頓好白沙枇杷。先去蘇州城內，擇那大富之家，盜了數千兩黃金白銀。猶恐事發貽害受主，到手後又用法術將它一一換了原形。分作三份，帶往東山連夜喫人家枇杷的一家，喊開門來，說是神賜，向他買果，留下一份。候到子夜，將餘下兩份，帶往毛公壇，二山民果然在彼相候未離。猿精給了每人一份，二山民自然喜出望外，跪倒拜謝。原壇地方僻靜，果子未熟，連觀中道士也未知曉。再走向碑前一看，真是無人到過，甚是欣喜。當下取出小幡，交給二山民，命隱身壇下僻靜之處，背碑遙立，無論有甚動靜，不許回看。「如見有面生之人要闖進林來，可將此幡朝他連展三次，不管來勢多麼兇惡，也不要睬他，他絕不敢來傷你們。一聽空中有了長嘯之聲，連忙將幡朝天一擲，各自拿了金銀回家，沒你們的事了。」二山民受了重金，又把他當做神仙下凡，自然無不諾諾連聲，惟命是從。猿精知道無人覺察，仍要這等施爲，原是一時小心，防備萬一；恰巧又有這兩個鄉民甘心情願，任他驅使，不料竟然用上，非此幾乎功虧一簣。

這時寶光霞芒早已昇起。雖然日間將碑豎好，又有禁法封閉，仍然掩蓋不了。猿精分配好後，更不怠慢，首先將碑放倒，行法破土。不多一會兒，碑下面開放一個深穴，寶光越盛。猿精不知何故，祇覺心頭怦然跳動。正在驚異，穴底土花飛涌中，先現出一片玉

簡，上有玄門太清符籙和一些字迹，知道寶物就在下面，將要現出。纔伸手取起，未及審視，一陣破空之聲，從天飛墜，直落林外。接着便聽來人在向二山民說話，料到來者不善，心中祇盼二山民能守前約，便可支持些時；否則到手之物，難免又要失去。好生着急，連回看都顧不得，祇管加緊運用玄功，行法破土。幸而大功垂成，晃眼工夫，穴中又現出一個鐵匣，寶光便自匣中透出。匣上面還有一鉤一劍，看去非常眼熟。連忙一併取起，見穴中寶光已隱。還恐未盡，欲再往下搜尋，百忙中偶一回頭，一個藍面星冠的長髯道人，手掐五雷天心正訣，正在施爲，不禁大驚。一則估量來人不是易與，恐有失閃；二則又恐來人情急翻臉，傷了兩個山民，又是自己造孽。忙抱了鐵匣、鉤、劍，縱起遁光，長嘯一聲，破空遁去。

那二山民甚忠誠，奉了猿精之命，持幡在林外背碑遙立，真個連頭也未回。待有一會兒，忽聽頭上噓噓之聲，轉眼間落下一個藍面高身量的道士，乍見時滿面俱是喜容，及至走到林前，倏然轉喜爲怒，拔步便要往林中走進。二山民明知半夜三更從空飛落，近乎怪異。但因金銀作祟，日裏目睹老道人臨走光影，有了先入之見，以爲有神仙在林內保佑，決不妨事；再者神仙又賜了多少金銀，可以終身喫着不盡，就算被妖怪喫了也值，何況手中還有寶物。當時照着猿精所說，將幡朝來人晃了三晃。那道人也是跟尋寶氣匆匆到此，不曾看出埋伏。一眼望見林內有人捷足先登，使的又是旁門法術，心中大怒。剛要喝罵衝進，猛覺天旋地轉，前面現出太清五行禁制之法，將路阻住。初意以爲還有妖人餘黨，忙定心神一看，乃是兩個凡夫俗子，手持道家防魔兩儀幡，在林外大樹下招展。一則不願傷及無辜，二則頗費手腳，先用好言勸導，說林中道人是個精怪，不可助紂爲虐，即速走開，免遭波及。不料山民俱是實心眼，若一上來就和他們硬來，倒可嚇走，這一說好話，更覺與猿精付託之言相同。見道人又生得異相，轉疑來的是個精怪，固執成見，連理都未理，那道人好說歹說，都無用處。道人見猿精手上放光，寶物業已取出，纔發了急。正待行使五雷天心正法，破禁入林，猿精見機，已得寶飛遁。二山民聞得空中噓聲，忙將手中幡往上一舉，那幡立時化爲兩溜火光，直昇霄漢。猿精回手一招，便已收了逃走。道人大怒，即一縱遁光，破空而起，跟蹤過去。二山民哪知就裏，各自望空拜祝了一陣，高高興興攜了金銀回家安度不提。

猿精雖是異類，劍術卻極高深。劫後精魂，尤知奮勉。更精於玄功變化，飛行絕迹，一舉千里。道人追沒多遠，便被他變化隱形遁去，不見蹤跡。當時不知是何方精怪，既已漏網，祇得任之。猿精得了毛公壇下埋藏的寶物，回到摩霄峰，猶恐對頭尋上門來，忙使禁法，將洞用幻形封鎖。然後走入內洞，越看那幾件寶物越眼熟，直似自己以前常見之物；回憶平生，又絕未見過：心中好生奇怪。取一鉤一劍把玩了片時，想不出是何緣

故。再取那鐵匣一看，外有靈符封鎖，連用諸法，俱破解不開。試取鉤就匣縫一劃，一片金光閃過，匣忽自裂，竟是幾片鐵。裏面還有一個尺許長、四寸來寬的木匣，匣上面有刀刻成的字迹，朱文篆引，古色古香。匣蓋一抽便開，裏面現出一本絹書，書面上寫着「內景元宗」，下署「綠毛山人劉根著」，共十一字，不禁心裏一動。翻開細看，書中盡是道家吐納參修的密旨妙諦。照此勤習，足可昇仙證果，於己功行，大是有益，心中大喜，越看越愛。翻到後面，又發現綠毛山人的留言。大意說山人自從漢朝得道，隱居洞庭，身側自有蒼白二猿相隨服役。在林屋內洞，一住百年，悟徹玄門妙道。著有丹書四冊，仙籙上中下三卷，內景元宗一卷。前二書另有遇合，獨這內景元宗乃異類修行捷徑。當時曾經推算未來，蒼猿根行較厚，山人未成道以前，便爲天竺無心禪師借去守洞，從禪師苦煉多年，本可修成正果，因犯貪嗔殺戒，重墮輪迴，歷多災劫，最後重投猿身，仍入道教。屆時在三英門下，極知奮勉，定有成就。白猿根鈍，隨日最久，因爲求進太急，走火入魔，毀了戒體，轉投人身，連歷三劫。山人兩次度化，俱以嗔妄敗道。三次轉劫，山人業已仙去，算出他後來也和蒼猿一樣，重轉猿身，苦修多年，還須經過一次兵解，始能成道。那白猿說的便是猿精。山人因唸白猿獻果服役之勞，特爲異日之地，將此書用鐵匣埋在當初鎮妖法壇之下，上有鎮壇符一道，神碑一座；書外並附山人禦魔的寶鉤、仙劍和玉簡三樣法寶。命以鉤、簡將來轉賜蒼猿，劍和此書賜與猿精，如法修爲，便成正果。

猿精先見書匣外表均似常見之物，苦憶不起。及一翻閱，又似未見之書。看完默運靈機，靜參前生之事，方始恍然大悟，自己竟是劉真人門下老猿。回憶所歷諸劫，與仙師相待厚恩，好生悲傷感泣，望空拜倒，通誠拜謝了一陣。嗣一尋思：「此蒼猿不知今在何處？且不說他。此書乃昇仙要道，異類學它，最爲容易。自己沒有一個幫手，煉時寶氣上騰，易招同類之忌，不特山精野魅齊來攘奪，難於防範，並且自身魔頭也難禁制。」想來想去，祇有把以前玉符收回，借以防魔，纔可無患。重又勾動前事，無奈不知林寒住居何處，無法下手。每日將書藏帶身旁，到處尋訪。

隔了一些時，仍覓不到林寒蹤跡，末後想出一計。明知魂招不來，但初行法時，卻能查出生魂來路方向。祇須不嫌費事，隔一二月，忽然來它一次，照這方向跟尋，早晚總能尋到。當下不嫌徒勞無功，耐心施爲。果然第一次行法，林寒驟出不意，幾爲所乘。所幸防禦有術，一發覺猿精又在弄鬼，忙即坐禪行法，攝住心神，不使搖動。可是猿精已從感應中查出方向，不等林寒破他，先收了法，跟蹤尋去。林寒防了些日，更無動靜，以爲猿精想突然乘隙暗算，無功即止，不會再來，纔放了心。過不幾天，猿精又施故伎。似這樣三次過去，猿精覺出敵人相隔尚遠。第四次特意循蹤飛出老遠，趕到雪山左近，

纔始行法。猿精因感應方向未變，料定人在雪山深處潛藏。同時林寒也料出他施展暗算，必有詭計，防備更嚴，鎮日都在坐禪。但猿精感應積極，直難搖動。幸而林寒用芬陀大師傳授破他法術，纔得略知端倪。猿精因此卻幾乎喫了小虧。知對方不甚好惹，恐被警覺，未敢造次，便不再行法拘魂，每日在雪山一帶御空搜尋，日夜不止。

雪山幅員廣闊，峰嶺起伏，萬山環匝，洞壑甚多，林寒又是潛修不出，自然難於找到，連尋了月餘，仍無線索。中間有兩次俱打林寒所居峰頂上飛過，因爲奇景所蔽，由上下望，祇是一座小小孤峰，頂上凹地如盆，碧草青青，甚是繁茂，當是一個乾涸了的池塘，與雁蕩絕頂雁湖相似。萬不料下面奇景之中別有洞天，對頭就藏在其內，當面錯過。猿精第一次飛過時，林寒正在洞內用功，不知敵人已經尋到鄰近，漸涉戶庭。第二次猿精飛過，林寒因多日未覺猿精爲祟，照近來慣例，業已逾期，恐又乘隙暗算，防範更嚴。他那金剛坐禪之法雖是初學，功候沒有楊瑾精微深奧，祇可防身，不能諦聽遠處，近處有敵卻能警覺。這日做完功課，正好到了每次猿精拘魂作祟之時。剛開始運用玄功，坐那金剛禪法，神儀內瑩，心正空靈，忽聽峰頂有隱隱破空之聲飛過。當時耳熟，默一凝思靜慮，竟是猿精尋到，不禁喫了一驚。暗忖：「妖猿業已尋到門上，自己佛法不深，決非坐禪所能抵禦，須預爲之計。」知那拘魂禁制之法非設壇不可，對敵之時不能施爲，連忙起身，將所有法寶、飛劍俱帶身旁，準備先擋一陣，不勝再作計較。等飛身出洞，仰面一看，猿精已經飛過，似未發覺池底有人。還不放心，忙隱身形飛上頂峰，四下觀察，瞥見以前在上方山初見猿精所見的一溜紅光，似火蛇一般，在遙天陰雲中閃了幾閃隱去，迅疾異常。林寒看出猿精多年修爲，道行法力俱比以前還要精進：況且恩師遺訓和芬陀大師之言，均經明示，非其敵手，愈發不敢輕敵。

正尋思間，火光電射，去而復轉。纔在天際密雲濃霧裏發現，晃眼工夫，便已臨頭。林寒因來勢急驟，雖然隱了身形，猶恐被他窺破，忙往池中一伏，隱身樹梢密葉之中朝上諦視。見別後猿精已迥非吳下阿蒙，不特曩年所聞飛行時的厲聲不再聽到，僅有些微破空聲息，並且光赤如火，純而不雜，電駛星流，神行無迹。再加上玄功變化，妙用無窮，如何抵擋其鋒？這時猿精已將全雪山的峰巒洞穴尋覓殆遍。先祇盤空下矚，繼恐遺漏，所到之處，稍有可疑，便要下落搜查，已經搜尋了好幾天。先時二次飛過，並不覺得峰頂上有甚可疑之處。過後想起峰腰上半截積雪不多，卻有密雲叢聚，以爲敵人使用白雲封洞之計，想瞞過他的目光，特地飛回細查。猿精也頗仔細，因那雲封之處離峰頂甚近，自身落在峰頂注視下面，卻用玄功變化，分出一個化身，前往雲中搜索，以備萬一敵人厲害，既可以從上面乘機暗算，如其不支欲逃，也可兩下夾攻，不令遁走。猿精立的地方，正當峰角最高之處，林寒看得極清。見他老遠朝峰頂飛來，到後先在空中環峰繞了

兩匝，落到峰頂。剛在疑慮，以爲難免一場苦鬥。繼見他目注下面，好似別有所爲，仍未發覺自己，才略放了點心。一會兒工夫，便聽峰腰那邊怪聲大作，猿精手掐太乙祕訣，口中喃喃，目注下面，並不飛落。林寒上次向芬陀大師求援，歸見峰腰白雲聚而不散，也覺有異。彼時急於防禦猿精禁制，未及詳查，由此在洞參修，一直未出。看出猿精頗似爲了腰峰白雲而來，心想：「自己藏身之處雖祕，猿精既然在此流連，必已看出形迹，或略有耳聞。看他近來屢次爲祟，一發即止，分明借去尋蹤，處心積慮，不得不止，焉知不是誤把峰腰白雲當做自己洞府？少時他在那裏尋不到自己，難免仍要仔細搜索，早晚必被他發覺。萬一被他尋到，就說能免於禍，池底洞府也定必遭殃，豈非可惜？反正也要前去求助於芬陀大師，轉不如隱身在旁，一探他的動靜。不被他看破行藏便罷，如被看破，當時不敵，也可引他追往龍象庵去，自投羅網，由大師下手除他，免得毀傷了自己的洞府。」

當下改了主意，便乘猿精背向自己，全神貫注下面之際，飛出池面，由峰頂隱身飛落。飛時見猿精似有所覺，回頭因不見人迹，下面又正鬥得喫緊，祇略看了兩眼，又復回過身去。林寒見猿精已煉得形神兩固，除一雙火眼外，身相與人一般無二，蒼顏鶴髮，道氣盎然。休說異類精魂，便是尋常左道旁門中，也沒見有這等仙風道骨。知他修煉功深，靈警異常，祇得輕輕緩緩，繞向側面，隱入峰凹僻靜之處，再向外一窺探，不禁喫了一驚。原來這一會兒工夫，峰腰白雲連同積冰浮雪，俱被猿精用法術去盡，現出一個大圓洞。全峰本是上下壁立的，祇有向陽這一面形勢陡斜。近洞一帶，更是一個斜坡。洞甚深黑，僅有兩點茶杯大小的碧綠光華和一道紅光，在洞裏頻頻閃動。斜坡上滿是石筍、冰凌，高下大小不等，離洞十丈左右。冰凌上站着一個道人，生相打扮，俱與猿精一般無二。手指洞內，彷彿那紅光是道人放出，與那點碧光已在相鬥神氣。林寒落下時，明明見猿精在上指揮運用飛劍，下面又有這一個化身，並且還能照樣行法，與敵相持，可見玄功變化，已臻妙境。愈發不敢絲毫大意，隨時準備，稍有不妙，便即遁走。

待了一會兒，猿精那道紅光，倏地從洞內掣了出來，由洞口內噴出一團極濃厚的白氣。接着兩點碧光飛射處，衝出一個丈許大小的怪物，通身雪羽箭立，身子生得與刺蝟一般無二，祇前半截大不相同。一條雞頸，粗如人臂，長有三尺，能伸能縮。一顆三角形的怪頭，大如五斗栲栳。尖頭上豎着一個紅逾硃砂的冠子，高約尺許，襯着雪白的全身，更覺鮮豔非常。滴溜滾圓的一雙碧眼，精光遠射，竟達一二十丈以外。面黑如漆，兩耳卻是紅的，如鮮菌一般，緊貼額旁。凹鼻朝天，下面是血盆也似一張闊口。兩排疏落的利齒，森森若鋸。三角頭下邊兩角，便是它的兩腮，微一鼓起，收翕之間，便有一團白氣噴出，聚而不散，朝猿精的化身打去。一擊不中，張口一吸，又收了回去，二次再噴，

比前還要加大一倍。自從出現，便箕踞在洞口之處，將口中白氣噴個不休。猿精先好似有些怕它，將劍收了回來。遇見那團白氣打來，不是疾昇高空，便是縱遁光往斜刺裏避去。等白氣收回，又往前進，一味引逗，毫不抵禦。怪物祇守着洞口，時噴時收，也不追趕。噴到後來，白氣越噴越大。怪物屢噴不中，也似激怒，口中嗷嗷怪叫。猿精化身，也以惡聲相報。

林寒沒見聞過這類怪物，仍不肯離開洞門一步，祇當是刺蝟一類的精靈，看他兩個相持，測不透是甚麼用意。忽見怪物又鼓動腮幫，將那團白氣噴出，朝猿精打去，疾若彈丸。猿精化身因逗了一會兒，知怪物打不中，不由走近了些。沒料到怪物早運足了真氣，蓄勢待發，驟將毒氣噴出，勢絕迅速，氣團又比前大出了十好幾倍。這化身原由猿精本身在峰頂上操縱，竟好似預先知道毒氣厲害，來勢神速，往上往側，俱難避開，更不遲疑，身形往下一矮，便往雪地裏隱去。怪物祇防到他要縱身逃遁，白氣團彈射星馳，到了化身鄰近，先就爆散開來，化爲無數小團，冰雹一般，剛要往上下四方亂飛亂射，祇見仇敵身子往下一矮，知道上當，忙又紛紛照原立處打去，已是無及，祇得怒叫連聲，收了回去。這次想是用力過分，氣團太大，收時不似以前幾次迅速，口到即來，比較慢些。闊口張開之際，林寒遙望怪物喉間，隱隱似有火光。這纔明白猿精遲遲不下手，是想逗它將內丹噴了出來。

林寒見怪物緊守洞口，不肯離開，也知必有些原因，意欲看個水落石出，仍舊隱身崖凹之內，作壁上觀。因聽不見化身聲息，再往前一看，那一片數畝方圓地面，不論山石冰雪，凡是挨近白氣打中之處，全變成了烏黑，可見這東西所噴之氣奇毒無比。猿精恐將劍光污穢，收了回來，原是爲此。方在驚訝尋思，猿精化身又在遠處現形，手中拿着好些木丸。先使一個，朝怪物打去，一出手便是一團碗大青光，眼看打到怪物頭上，怪物仍將那團白光飛出抵禦。第二個木丸又復飛到，怪物連忙噴氣迎敵。似這樣接二連三，猿精這面發出了二十一團青光，怪物也將白氣化成二十一團，將青光包住，在半空裏滾轉不休。起初青光太小，白氣濃厚，一到便被裹住，不見光華透出，大有相形見絀之勢。猿精見勢不佳，將木丸全數飛出，這一來白氣分化改小，兩下里纔扯了個平手。白氣裹住青丸，飆飛電轉，彷彿二十一個太陽起了日暈，在空中上下飛馳，疾轉如輪，煞是好看。

林寒仰首偷窺猿精本身，仍和先前一樣，手掐靈訣，全神貫注在怪物身上，大有躍躍欲試之概，知道怪物難逃他的毒手。這等惡物，能假手猿精除去，也是大佳事。如非與之有仇隙，幾欲挺身上前相助了。雙方鬥了一會兒，猿精化身忽然使手一指，那二十一團

青光，便漸漸四散分開。怪物起初不知是計，仍舊裹定不捨。繼而青光越飛越遠，有的竟飛得不知去向。怪物纔發了急，想要往回收時，不料以前空出空回，自然容易，此時氣散不聚，又有猿精桃木劍絆住，急切間難以收回。猿精化身越退越遠，漸漸隱去。空中的青光毒氣也分佈愈廣，有的隱入暗雲之中，幾乎看不見。怪物正在惶恐急叫，兩腮幫不住鼓動，想運足力量，往回收時，猿精化身猛在它身前不遠出現，手指處，又將先前那道紅光發了出來，直朝怪物射去，來勢迅疾。怪物驟出不意，其勢不能再分出毒氣抵禦，忙把身子一躬，一聲厲吼，怪眼圓瞪，幾要突眶而出。眼裏兩道碧光立即朝上飛射，大如碗口，恰好將紅光抵住，不能下落。

雙方又相持了頓飯光景，四外高空中的青光逐漸暴漲，光外圍繞的毒氣束它不住，逐漸隨着脹大稀薄。猿精本身在峰頂上暗自運用，見時機已到，手掐靈訣朝前一指，嘭的一聲破空之音，便爆破了一個，化爲嫋嫋淡煙，隨風消散。空下這團青光，微一掣動，由圓化長，虹飛電馳，朝怪物飛去，相助紅光，兩下夾攻。猿精緊接着在上面頻頻施爲；這些毒氣團也挨次爲青光所撐開爆散，不消片刻，便毀了一多半。那氣團原是怪物腹內真元之氣，息息相關，每破一個，怪物全身一齊顫動，身上雪羽根根直豎，吱吱亂響，神態甚是苦痛。一面還要運用目光去擋仇敵飛劍，收又收不回來，眼看那些氣團將要挨次爆散，同歸於盡。急得乾叫，心有顧忌，又不敢冒險拼命，仍還支持下去。到後來，猿精見那些青紅光華俱爲怪物目光所阻，不能奏功，空中還有七八團白氣未破，重又指揮青光，去破自氣。下餘氣團，各包着一團青光，本就不支，哪還經得起。這一來，青光飛到，祇一捲，便將氣團裹住，與內包青光裏應外合，一晃眼工夫，撲哧連聲，所有氣團，全都連撐帶擠，紛紛消滅，散了個乾淨。二十餘道青光，齊向怪物夾攻。

怪物不能禁受，萬分情急，迫於無奈，猛將前爪一揚，昂首人立起來，闊嘴大張處，由喉間飛出一團火球，裏面透明，朱光熒熒，外面火焰熊熊，直朝青紅光飛去。峰上猿精見狀，首先一指劍光，令其都往下飛退。那化身也慌不迭地撥轉身縱起便逃。怪物原具特性，不是危急大怒，這團內丹絕不輕發；一發出來，不將仇敵弄死，也不輕回。又在恨極之際，頓忘利害與洞內所煉丹丸的安危，厲吼一聲，滿身雲霧，箭一般飛起便追，其疾若電，迅速異常。林寒見怪物負固洞口，不似怎樣靈活，想不到飛行如此神速。慶幸以前沒有招惹它，否則勝負正難逆料。猿精的劍術道力，由此更可想見了。怪物這裏剛一追，峰上面的猿精早隱身而下，飛入洞內，得手而出。林寒仰望猿精本身不在，化身在遠處飛逃，也若隱若現，不知是一是二。方在定睛尋視，猛聽猿精一聲長嘯，手中抱定一個周身白毛如雪的嬰兒，吱吱亂叫，由洞內飛出，站在峰坡之上，將手一招，所有青紅光華，全都電轉而回。怪物在前本已追出老遠，聞聽嬰兒啼叫之聲，知道中了仇

敵調虎離山之計，嚇得驚魂失散，哪裏還顧得到別的，狂吼一聲，收回內丹，撥轉身，挺起瘦長強勁的雞頸，昂着三角怪頭，豎起頭上大紅冠子，四爪踏着雲划動起飛，亡命一般趕將回來。那二十餘道劍光，反追在它後。

怪物自然不及劍光迅速，又在窘迫慌亂之中，一心祇想回身奪救嬰兒，百忙中神靈慌亂，竟忘了那些逃走的劍光本是假敗，你不追它，它卻要來追你，未曾想到防禦，往回路趕沒一半，便被追上。等聞得身後飛劍破空之聲大作，方始警覺，已是無及，二十餘道劍光一齊朝它身上落下。怪物忙二次將腹內丹元吐出迎敵時，身上長羽已被劍光掃落了一大片，險些沒將頭上朱冠削去。仗着修煉多年，身上雪羽蝟立若箭，根根如鐵，勝于堅甲，劍光落下去，倉猝間傷不到皮肉，將它雪羽纔斬斷了些，內丹已經噴出。那些青光便是猿精在上方山殘餘的桃木劍，雖是東方太乙精英所萃，卻不能敵怪物內丹純陽之火，五行剋制，難免不被燒毀。此時猿精將怪物煉成了形的元胎俘獲，已操必勝之券，連化身都在招劍反攻時收回，不願用此劍和它相拼。忙將青光收回，祇指定那道紅光，在怪物身側圍繞擊刺。怪物自是不懼，不一會兒，便已趕到。

猿精早就設好圈套相候。見怪物追近，手掐靈訣，朝前一指，埋伏的太陰奇門陣法立時展開。怪物見仇人懷抱嬰兒，站在坡上，態甚閒逸，眼裏都要冒出火來，急於得而甘心。剛往下一落，待要撲去，眼看相隔僅祇兩三丈高下，忽見仇敵身形一晃，無影無蹤。方在急怒駭顧之間，猛又見一團黃影，大約畝許，從身側四面涌起，轉瞬由地面直昇天半，至頂凝結。先似地上面立着一口大鐘，末後鐘頂緩緩降低，又似一個覆着的大碗，將怪物扣在裏面，四外僅似隔着一層薄而透明的金紗，身子卻被禁制住，動轉不得。這種陣法，乃先天八門中的艮、震兩卦，山雷妙用。外觀形如覆碗，地面上同樣還有一個仰的，上下相合，渾然一體，嚴絲合縫，無殊地網天羅。真發動起來，連山神雷上下交錯，奇正相生，二氣排蕩，厲害非常。休說上面逃走不脫，便是多精地遁的人也難倖免。

怪物見身已禁住，上面一片湛黃影子，非雲非霧，快要壓到頭上，仇敵又在前面現形，知道不妙，忙朝上面連連吹氣，將那團內丹化成了一片火雲，不使上面黃影壓到身上。一面回過血盆利口，將身上雪羽咬斷了十來根，長頸一甩，化成十來支銀箭，朝猿精射去，恰被黃影擋住，落在地上。猿精知它箭羽惡毒，不到情急拼命，不肯輕用，無論仙凡，中上立死。到了勢迫力窮，還如此倔強不服，可見這種毒物留不得。不由大怒，指着怪物以人言大罵道：「該死的孽畜！本真人念你雖是天地間毒物醜類，因你雪山潛修，胎嬰未固，尚不能幻形爲禍，意欲逼你獻出元丹，免你一死。你偏不知悔過，居心如此惡毒，如不誅戮，貽害無窮。本真人替天行道，除惡務盡，不再姑息了。」說罷，雙掌

合攏，朝前一揚。先是地上隱隱雷聲，接着一片雪亮電光，貼着黃影圈裏，也是薄薄一層，由下而上，轉瞬間瀰漫全網。剛結到頂心上，似火燃炸藥，一觸即燃，轟然一聲大震，祇見兩道銀蛇，凌空亂閃，一團團的雷火雨雹一般，包定怪物全身打去。左近雪山冰黔，多半被這雷聲震塌，轟轟隆隆，彼此相應，威勢大是驚人。怪物心膽皆裂，嚇得縮頭斂足，伏作一團，將以前兇惡相全都收起。可是它那內丹也頗厲害，一任猿精電火羣飛，崩山撼嶽，兀自傷它不得。

林寒先聽猿精口吻，儼然以真仙自命，全忘了自家也是異類出身，雖是好笑，這等行爲，卻也可嘉，心中不由存了好感。正想用甚麼法兒，全不露面，助他一臂。那猿精見雷火仍被內丹阻住，怪物猶未屈服，制死怪物容易，但又想得它那粒內丹。想了想，大喝道：「你這孽畜，天生惡性，害人東西，念你修爲不易，尚未出世爲禍，你如將內丹獻出，我便不傷你所煉元胎，仍還給你，好去洗心革面，自己潛修，免於天戮；否則你防得了上，防不了下，壞你的元胎，然後以仙家妙用，上下神雷，一齊發動，使你形神俱滅，化爲灰煙而散。看你走哪一條？」一邊說，一邊放出劍光，將手中嬰兒繞着，做出欲殺之勢。這幾句果將怪物鎮住，先顫抖了一陣，然後嗥嗥慘叫。猿精明白它叫的意思，是恐怕上當，獻丹之後，嬰兒仍不肯發還。笑喝道：「我乃當世真仙，豈能騙你一個畜類？好在我也不怕你有甚奸謀，你祇到我這裏來便了。」說罷，將手一指，雷聲頓息，那層黃影忽然加大數十倍，由近而遠，直超過猿精立處，方始由隱而滅。怪物將頭昂起，四外仔細看了又看，然後張口一吸，將內丹吸入口內，徘徊不進，竟似不捨。欲逃，元胎已落人手，更爲重要。正在遲疑，猿精怒喝：「到了此時，你還不惜死，不捨去那害人東西麼？再不獻出，我又要下手了。」怪物好似又怕又惜，萬般無奈之狀，一步一步，慢慢地往前爬行，戰兢兢不住亂抖，身上長箭雪羽，吱吱亂響。林寒見怪物目閃兇光，闊脣合緊，似在暗中咬牙切齒，知非善意。再看猿精一雙火眼，望定怪物，滿面含笑，態甚暇逸，似操必勝之券，又恐中怪物暗算。林寒心想：「猿精如勝，雖是一個強敵，但有芬陀大師相助，自己至多遭些險難，終無大礙。況且猿精頗有向善歸正之心，否則當初恩師也不會助他了。怪物如將猿精弄死，自己不知它的來歷深淺，敗了固糟，即使得勝，被它逃走，也是貽禍無窮。兩害相權，宜取其輕。」剛將一粒佛門至寶伽難珠取在手內，猿精又喝催怪物速行。怪物腳走稍快，口裏吱吱慘叫，仍是且行且抖，行距猿精約有三五丈遠近。這時因雷聲一震，雪墜山崩，寒風大作，又當黃昏，天空中密雲低垂，甚顯昏沉。林寒遙見前面暗雲中，似有一絲半青半白的光華閃了一下，卻無破空聲息。猿精全神貫注在怪物身上，通未覺察。見怪物離身已近，還在前爬，方要喝止，促其獻丹。怪物故意將內丹吐出，祇是茶杯大小一粒紅珠，緩緩向猿精飛去。等猿精伸手要接，倏地將三角怪首往起一昂，身子猛一大抖，全背上長箭雪羽全部自行脫落，化成

千百道白光，連同無數火球，直朝猿精射去。那內丹也同時由小而大，化成畝許大一片火雲，當頭罩下。

猿精早已防到怪物有詐，竟不俟林寒暗中相助，長嘯一聲，也是一溜火光，施展玄功變化，飛身而起。林寒看得明白，怪物尚未覺察，等白光紅光落到地上，不見仇敵蹤跡，方知弄巧成拙。慌不迭將內丹收回，四外黃影已由遠而近，又包將過來，將它困住。同時迅雷亂髮，比前更烈。地底也轟隆作響，雷出地中，就要爆發。晃眼工夫，猿精又在怪物身前出現。怪物知難倖免，迫不得已，二次慘叫，決心獻丹求生。猿精獰笑一聲，喝道：「你此時纔知我厲害麼？速獻勿延，尚可活命。」手指處，黃影又散。怪物計窮力絀，真個萬般無奈，隔老遠就將紅珠吐出。猿精本是誆它，哪有真心釋放。等珠緩緩飛起，猛將手一指，怪物身外黃影又復合攏，將內丹迴路隔斷。怪物見勢不妙，剛在忿怒暴吼，猿精也真手辣，一揚手，劍光過處，吱的一聲慘叫，先將怪嬰由頂劈爲兩半，擲於就地。接着兩手一搓，發動神雷，驚天動地價轟隆一聲大震，上下神雷一齊爆發，將怪物震成粉碎。

那粒內丹本在空中飄蕩，沒等猿精伸手去接，就在這雷火亂射，冰雪橫飛中，忽從空際射下一道光華，裹了怪物內丹，疾如閃電，破空便起。猿精見到手之物，被人奪去，不由又驚又怒，一縱遁光，連忙往前追去。敵人好似早已料到他不捨，這裏猿精身纔飛起，便從對面暗雲之中飛來一團雪一般的銀光阻住去路。猿精竟看不出那是甚麼寶物，不敢大意，忙把所有桃木劍全數放出。一道紅光，二十來道青光，與那團銀光鬥在一起。雖猿精玄功變化，終佔不得絲毫便宜。尤怪是用盡目力，也查不出敵人蹤跡。兩個相持，約有刻許時光。忽聽遠遠有一女人聲音喝道：「無知孽畜，這等惡毒的內丹，你不想害人，要它何用？速自省悟，免於天戮。因你尚無大罪，不肯殺你，否則你豈是我的對手？」說時，那團銀光倏地直昇霄漢，疾逾火箭沖霄，一閃沒入青旻。猿精忙催劍往上追趕，已經無影無蹤。